

瓜雨情爱

胡楚鸱

◎ 著

Love in all  
weathers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瓜雨情爱

Love in all weathers

胡楚鸱◎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情爱 / 胡楚鹑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360-5853-8

I. 风…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335 号

责任编辑: 余红梅

技术编辑: 易平

封面设计: 礼孩书衣坊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625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只有敢于与众不同地珍惜时间，与众不同地  
勤奋刻苦，与众不同地经得起挫折和失败的  
考验，才可达到众所不及之境。

—— 杨善昭



## 序 言

四十春秋的校园勤奋耕耘，非常荣幸得到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的职称，又获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之殊荣，这令我无悔无憾、心满意足离校退休。人到花甲退休之年，正如日至黄昏，然卸职却任、无忧无虑、无挂无牵、无拘无束，可以想我之所欲言，说我之所欲言，为我之所欲为，可谓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明媚春天。惜阴之我不愿虚度这人生的第二个美好的春天，不愿辜负愧对这人生的第二个美好的春天。

进初中后，我就酷爱阅读小说作品，也开始练笔尝试创作。在从教的四十年里，这成了我始终不渝的业余爱好。退出教坛，有了闲暇，我更有创作之念了。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特殊的年代，履尽坎坷曲折，饱经风霜雨雪，备尝酸甜苦辣，耐人深思回味，值得晓喻来者。而写出反映我辈生活经历的作品，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责无旁贷。夙久的爱好和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我捉笔创作本部小说。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所写的人和事都来源于我的丰厚生活。需要指出的是，我所写的这些人和事，既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也不是无凭无据冥思苦想出来的。这些人和事是丰富的现实生活的矿藏投进我大脑的熔炉冶炼而成。它能反映生活，却不是生活的翻版。因而，文中的任何人与事都不能跟生活中的某人某事“对号入座”。

我力求厚重耐读。我写的“情爱”，自然首指那值得永恒讴歌的纯洁美好坚贞不渝的爱情。但除此之外，还囊括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对父辈的孝敬之情，对师长的尊敬之情，对亲朋的关爱之情，对

素昧平生者的善良之情，对有前怨夙恨者的宽恕之情，等等。情大于天，情满人间！我追求朴素，致力描写一个个动人的情节和一幅幅逼真的场景，塑造一群心盈真情挚爱的人物形象，以飨读者。我写了三十多个春秋的时空，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记录了我华夏神州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历史，十分真实地反映了五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艰难曲折坎坷的历程，启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亦明走上中兴之路的不易，从而倍加珍惜；更反映了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空前壮举和丰功伟绩。对于为人处世和安邦兴国，我表白了平生所积淀的务必实事求是和敢讲真话之见，愿与读者勉之。作为一名教师，我对教学也写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谨供同行参考。

任何一个作者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手发表面世，都认为其作品是有价值的，我也不例外。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满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将拙作《风雨情爱》付梓，也算是我献给祖国的一份礼物。此文稿的一句一字都饱含我的真情实感，我是用我的心血来完成的。至于这部著作究竟如何，只有交给读者和评论专家去评定，还要交给时间，接受时间的检验和评定。

潜心握笔六年长，卅载搜材两鬓霜；  
莫道人微文亦陋，希君暂且去端详。

胡楚鹞

二〇〇九年九月于岳麓山下



夜已深，人已静，正处于贪眠之秋 的杨山林，要是往日的此刻早已熟睡如泥，而今夜他内心痛苦不堪，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合眼入睡。

他是这个学期考入潇湘师范学校的新生，两个月来，他一直处于兴奋和愉悦之中。这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已到“而立”之年，正值英姿勃发，如日中天。那校园，倚西山面潇水，平坦宽阔，花木繁茂。那教学楼房，有两层共八间教室的，还有三层共十二间教室的。这在当时的中等学校少有，杨山林眼界大开，视为自己求学的桃源福祉。

作为执著求知的学子，他最惬意的是这所名校，卧虎藏龙，有一批名老教师，教学品位极高。他的语文教师唐杰，人称“唐语文”，胸有渊博学识，口能启齿成章，朗诵有声有色，讲析妙语连珠。他的板书更是一绝。他起先在黑板上这里写几个字，那里写几个字，看似杂乱无章，但到最后，他用线条这一连那一勾，终致极绝，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很有艺术性的图表，揭示出课文的梗概、主题和艺术特点等等。他的板书既精彩又精炼，粉笔刷与他无缘，他从不动用。他的课既授人以丰富的学问，又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听他的课，叫人得意忘形，如坐春风。数学教师姚昌，人称“姚数学”。这更是一位怪人，他上课从不看教案，其实他根本没写教案。他说课不要备在纸上，而要备在脑中。每堂课他讲的时间从不超过一半，多半的时间留给学生看书、作业，当堂消化，从不留课外作业。想来当今那些满堂灌和搞题海战术的为师者，一定沾沾自喜自己的教学已经与时俱进三四十年了，还一定摆出一副责任感充满了五脏六腑的模样，怒斥他是极不负责任的懒教师。是的，当时也有人说他懒，说他没责任感。不过他的学生都喜欢他，因为每次考试，他们的成绩总比别班的要好得

多。这就令那些说他懒的人很不情愿地变成寒蝉。历史老师陶明亮，人称“陶历史”，对古今中外的史实，了如指掌，尽收于怀，又有说书人的口才，如簧之巧舌，能将开裂的旱田说出水。他讲课令你全神贯注，有如身临历史的天空和风云之中，让你跟随拿破仑征战沙场，坐在郑和的船上下西洋，领着驼队走在丝绸之路上，扬眉吐气眼看虎门烧鸦片的烈火，痛心疾首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坐在他讲课的教室，即使你有三天三夜没合眼睡觉了，也休想打瞌睡。他讲课似乎不仅仅一句句让你听入耳，还能一句句钻进你的大脑的记忆里。即使你课后从未复习，考试成绩也在80分以上。化学教师孙健夫，人称“孙化学”。他给学生的印象是熟，滚瓜烂熟。他上课也带教本，但那教本是让别人看的——避免别人说三道四，他自己从不翻看。他讲课好像随口而说，不需要大脑思考。他总是半闭着眼，不快不慢地说，哪一种物质的分子式，哪一个化学方程式，那些重点和难点，在哪一页的哪一行，叫你看去，去作上记号，去熟记。他在黑板上演算，仿佛随手而写，并不需要大脑去指挥。他的衣袖上总是套有袖筒，黑板写满了，需要擦掉再写，常为了省时省事，他不去拿粉笔刷，就那么顺手用袖筒擦过去。他这用袖筒替代粉笔刷的癖好，学生自觉不宜模仿，但总觉得有一种说不清的情趣。

有人说好教师要有一桶水，杨林山觉得唐、姚、陶、孙这些老师有一池水，有一湖水，他就是行五体投地之礼，都不足以表达佩服之情。可是，正在他庆幸有缘得到这些名师的教导之时，天有不测风云，这些令他最崇敬的“唐语文”、“姚数学”、“陶历史”、“孙化学”，在那放长线钓大鱼的风浪中，都成了上钩之鱼——右派。

这，真是晴天霹雳！杨山林感到不可思议，如坠五里雾中，暗暗落泪。

他睡在床上，沉思遐想，无法成眠。突然，他由此及彼联想到他初中的恩师席权裁了。

席权裁是杨山林初中三年的班主任。这个席老师，仪表堂堂，性格豪放，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全能，人称“席全才”。他既教音乐又





教图画。他会作曲，会弹奏多种乐器，还强于男中音独唱；铅笔画、炭笔画、水彩画、油画他样样皆能，尤长于人物写生，你站在他面前，他能寥寥几笔就把你的五官勾画出来，惟妙惟肖；他的书法功底也深，尤其是行书笔力遒劲潇洒；他会下象棋、围棋，全校教工比赛象棋、围棋，无出其右；他还喜欢体育活动，是教工篮、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唐姚陶孙各强一科，而这席老师兼强多科，无愧“全才”之称。杨山林对席老师无限敬佩、崇拜。耳濡目染，杨山林也喜欢上了绘画、书法和拉二胡。一天课外活动，教工娱乐室传出动听的胡琴声，杨山林听得如醉如痴。他跑去一看，原来是他最崇敬的席老师在拉二胡师祖刘天华作的名曲《良宵》。他为这绝妙的乐声倾倒了，好久以后，仍似有余音不绝于耳。从此，他爱上了拉二胡，《良宵》伴随着他的人生。

席权裁更是杨山林感恩戴德的老师。1951年仲夏土地改革，杨山林的家庭成分划为地主，父亲杨思成在这年春天镇反时已入狱，母亲蒋淑英一双务农的手，哪能供他上中学。他1954年下期进中学读书，完全是堂兄杨山龙和同村好友杨石根的支助。入学不久，席老师就摸清了他的家境。当时，中学有助学金，主要评给上学有困难的工农子女，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上学确有困难，也可适当评给。席老师每学期都评给他助学金；他读书勤奋，成绩优异，又评给他奖学金。

杨山林最难忘的是1955年盛夏的一天中午，席老师把他叫去，给他两件学生运动衣，说：“山林，拿去穿吧！我知道你只有一件，不便换洗。”杨山林双手接过衣服，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尽管这种学生运动衣，用的布料是那时价格最低的白板布，前后两片缝合即成，无领无袖，用布最省，缝制最简单，售价极低，但是，杨山林的母亲却想尽办法，才买了一件给他穿。从此，杨山林每天都穿上了一件干净的运动衣。别人都以为他至少有两件这样的衣，哪晓得他是白天穿晚上洗，一件衣服筒车打水循环反复。间或夜晚的空气湿度大，一夜干不了，第二天他只好穿在身上晾干，靠体温当阳光。这个秘密谁也

不知道，但竟然被席老师发觉了，就给他买了两件。杨山林是一个懂情义的学生，席老师解决了他夏日炎炎无衣换洗的难题，感动得他心潮迭起。但更使他心潮澎湃不已的是席老师能破解他日穿夜洗的秘密。他想得到这不单单要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更要有一颗滚热的爱心。冬天下雨，席老师见杨山林仍是打赤脚上学，脚冻得发紫，就给他买了雨鞋。那时候，再深的数学难题杨山林不用伤脑筋，但要买一瓶蓝墨水，他却要伤尽脑筋。但后来每当杨山林的蓝墨水即将用完，正愁找不到孔方兄时，席老师的及时雨就落下来了。人非草木，杨山林感恩戴德之情油然而生。此刻，他担心恩师也被划成右派，忐忑不安。

## 二

杨山林爬起床，穿好衣服。这是周末之夜，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钟了，但他决定步行四十多里山路回母校探望恩师。他知道那些划为右派的老师多是大鸣大放的积极分子，他要劝劝他那豪放不羁的恩师，不要“鸣放”，以免招来横祸。深夜独自离校外出，这是违纪行为，杨山林是严守校纪的，但是这一次例外，也许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想到违纪问题，也许他想到了却顾不得了。

寒风阵阵，细雨绵绵，天黑如漆，路滑如油，杨山林步履艰难，但他心中有一种力量促使他艰难步履。他胆小，白天看见一只小老鼠都要吓一大跳，是从来不敢只身夜行的。今日这寂寞深夜，他一人走进野岭荒山，遇不到行人相伴，也听不到狗吠鸡鸣。灌进他耳鼓里的，除了那飕飕的风声，就是那不知是什么飞禽走兽的奇怪的叫声。他不禁毛骨悚然！他两眼除了去看他要走的泥泞之路，不敢旁视其他。他生怕看到什么鼓眼的、獠牙的、长舌的。他还把两耳塞住，以免听到那怕人的鬼哭狼嚎。走到阴冲，他一身起了鸡皮疙瘩，两脚发抖，迈不开步了。这是一条有三里多路的长冲，一条羊肠小道夹在长



满树木的陡峭的两山之中，终日见不到太阳，故得“阴冲”之名。这阴森可怕的长冲，又有许多妖魔鬼怪的传说，他白天一人都不敢走，何况这是深夜！但是，今夜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非要通过不可。他咬牙壮胆，想象自己就是唯物论者王充不信鬼神，又想象自己就是浑身是胆的赵子龙，又自封为能镇妖降魔的齐天大圣，鼓足勇气，迈开步伐。

约摸走了四个多钟头，杨山林终于走到了他的母校——北安县立中学。

雨停了，风也小了，天却未亮，校门紧闭着。杨山林这时感到全身无力，坐在青石板上，背靠在校门大石柱上，不一会儿就睡熟了。

“喂，小伙子，你是谁？怎么睡在这里？”天亮了，打开校门的传达室易大伯，诧异地大声问。

杨山林还是熟睡着，老传达仔细地看他。老传达的眼力过人，认识不少学生。杨山林在北安县立中学读书时，无钱到校寄宿，读了三年通学，每天少不了两次出进校门，老传达自然认识他。老传达自称懂一些相术，喜欢看人的长相。杨山林额阔耳大、眉清目秀，老传达说他生就了一副读书相，很是器重，再加上杨山林对人彬彬有礼，见到老传达总是一张笑脸，总要道一声“易伯好”，所以，老传达最喜欢他。老传达觉得这倦睡人的面孔很熟，但一时还没想到是杨山林。待杨山林被他摇醒，他才认出是他。

杨山林告诉老传达，说他是特来看望席权裁老师的。听了这话，老传达立即把他拉到自己的卧室，长叹一声，小声地说：“不好了，就是昨天晚上，学校领导通知我参加了那个会……”

原来，就在杨山林夜奔北安县立中学之夜，席权裁已遭批判，成了右派。

那晚，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气氛十分严肃，充满了火药味。批斗发言的人是会前布置安排好了的，各人事前写好了批判稿。批斗一开始，发言人一个紧接一个，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怒火一个比一个高，电闪雷鸣，万炮齐放。群众批斗之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党支书曾

浩作总结性发言，声色俱厉地说：“席权裁老师，不，席权裁，不能称你‘老师’了，大家的批斗你听清了吧！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把“彻头彻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定语说得重而又重。停顿了片刻，他接着说：“你提出要学校领导加强业务学习，其实你这是委婉地说领导是外行，不懂业务。你说如果领导不加强业务学习，就不能领导好学校，你这话不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党的领导下台吗？‘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右派言论，你是不是右派？你借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之机，恶毒地向党进攻。你错了，大错特错了，你知道‘引蛇出洞’吗？你知道‘放长线钓大鱼’吗？”他喝了一口开水，又稍停片刻，再说下去：“追溯根源，从你的家庭出身看，你的太公席金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罪魁祸首，你血管里流的是封建地主反动官宦的血。回顾平时，从你的行为表现看，你的反动的立场观点摆得清清楚楚。事例多的是，我略举一二：一、你为什么将‘柳分房’改为‘柳芬芳’？你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痛恨土地改革，痛恨分田分房，所以将‘柳分房’改为‘柳芬芳’；二、你对杨山林那个学生，从助学金、奖学金到衣服、雨鞋、墨水等等，不是关怀备至吗？他家里是什么成分？他父亲是什么人？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你是培养什么人？……”

能言善道的老传达把昨晚批判会的情况说了一遍，杨山林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他想到席老师被划为右派，其中有他的连累，愧疚不安。他决定不再去看望席老师了，他怕再给席老师添上什么罪名。

雨虽停了，风却未止，乌云依然弥漫天空。

杨山林立即往回走，心中十分沮丧。途中，他不时想起曾浩批判席老师的那段话：

“你对杨山林那个学生，从助学金、奖学金到衣服、雨鞋、墨水等等，不是关怀备至吗？他家里是什么成分？他父亲是什么人？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你是培养什么人？”

惊讶、痛苦涌上心头。这样的话，过去他从未听人说过。



意外，太意外。他一直以为自己虽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但成长在红旗下，有党和人民的培养，他是能成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每当他领到人民助学金或奖学金的时候，他内心总是激动不已，暗暗立誓要学好本领，报效党和人民。而如今，曾浩这个党支部书记说他根本不能列入培养之列，这不就是说他的命运已由他的家庭成分而定了？这话好似一阵无情的台风把他吹入了万丈深渊。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前途？一个十七岁的学子，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吗？

他在痛苦中求索，他在绝望中挣扎。外柔内刚、坚忍不拔，这是杨山林从小就有的性格特点。他仰望浩远的天际，心中暗暗大吼：海水谁能斗量！

杨山林回到学校就蒙头睡在床上。他在回校的途中没吃早饭，回校后没吃中饭，直到晚餐时，才起床走进食堂。

晚自习，他坐在教室里，仍似丢魂落魄，意冷心灰。他无心看书作业，呆坐了好久好久，才从课桌里拿出袖珍本翻开，挥笔写道：

教书沥血有何罪？  
颠倒是非痛我心。  
盼望恩师多保重，  
水山尽处又一村。

他无心去推敲字句，只求表达自己的心意。

过了许久，杨山林又拿出一张小纸书写，写完折好，递给坐在他前排的一个女同学。

这个女同学，姓柳名芬芳，柳眉凤眼，身段苗条，气质高雅，是杨山林初中同班同学。她读小学时学业成绩首屈一指，从没有谁超过她的。可是到了初中，班上偏偏有了杨山林这只小老虎，她这个猴子再也称不了霸王了。不管她怎样勤奋，怎样刻苦，成绩总在杨山林之

下。在初中一、二年级的两年里，她对杨山林一直是妒忌，没有一点好感。但是进入初中三年级以后，她的情感轨迹发生了急转弯：杨山林那清秀的面孔，她常忍不住要偷看一眼；杨山林那超人的才华，她也欣赏叹服了。她也莫名其妙，为什么有一股亲近杨山林的情感不时在她的心田涌动。凑巧，初中毕业后，她俩考进同一所学校，而且分在同一个班级。她暗自庆幸，心里好像酿了一缸糯米酒，甜蜜蜜的。收到字条，她那圆脸蛋上泛出了红晕，心也怦怦直跳起来。自进入师范以后，她总希望杨山林同她靠近一些，可杨山林却不知不觉，若即若离，她暗暗埋怨。现在，她终于收到了杨山林的字条，如获至宝，紧紧地捏在手里，亦惊亦喜，惊喜交加。她不立即去看，而要甜蜜地猜测字条的内容。这猜测的过程和时间，她感到很甜蜜。猜了好一阵，她才急不可待地展开字条观看。她期待美好的猜想变成美好的现实。可是，她错了，字条的内容与她的猜测风马牛不相及。原来，杨山林写的是他写在袖珍本上的那首诗。她的心冷了，全身心犹如掉进了冰窟窿。她有一腔怨气，想把那字条撕得粉碎，但又想到毕竟是“信物”，不管是何内容，都应珍惜，不能撕掉。她又把那诗句反复看了几遍。

第一节晚自习后的休息时间到了，杨山林匆匆走出教室，柳芬芳急忙赶上去，扯住他的衣角，带几分怨气和娇气而问：“‘恩师’是指席老师吗？”

“是！”杨山林说。

“他，怎么了？”柳芬芳焦急不安地追问。

“右派。”杨山林低声地说，眼里噙满了泪水。

“啊?!”柳芬芳惊讶一声，泪珠一滴滴掉下来。

原来席权裁也是柳芬芳心目中的恩师。最令柳芬芳感激涕零的是席老师到她家劝学的事。当年，她考取了初中，但父亲考虑到家里经济困难，又夹杂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决定不让她入学。本来，考取的新生不入学，校方是不用管的，逾期不到，就收备取生替补。但是，席老师见她未报到入学，马上跋山涉水二十余里找到她家，说服她父



亲送她入学，还担心她父亲等他走后变卦，硬是当天帮她背起行李带她入了学。以后，每个学期都评给她甲等助学金，使她不因家里经济困难而辍学。改变人的人生道路的人，是最令人没齿难忘的。柳芬芳常常动情地想：是席老师把我拉进了中学的校门，是席老师把我从农村劳动妇女的后备军中拉了出来。

完全出乎意料，柳芬芳做梦也没有想到席权裁这样的好老师，也会被划成右派。

“席老师教了我们三年，我们不了解他吗？他怎么也是右派？”柳芬芳抱不平地说。

“我何尝不是与你同感！”

“他有何罪？他何罪之有？”柳芬芳抬头气愤填膺而说，遥望星空，似乎请求星宿作答。深邃的夜空，繁星闪烁，似乎洞悉人间的一切，又似乎对人间之事疑惑不解。

杨山林再次想起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曾浩的话，感慨万千，脱口而说：“老祖宗早就说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两人相对沉默了许久，杨山林问柳芬芳说：“席老师给你改名，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事？”柳芬芳不解地反问。

“你就说给我听听吧！”杨山林恳求地说。

柳芬芳告诉杨山林说，旧社会重男轻女，尤其是贫穷人家。她出生之前已经有一个哥哥，她生下来是个女仔，爸妈都不高兴，没给她取名，就叫“女仔”。土地改革分田分房时，土改同志登记人口，问她爸：“你说你还有一个女，叫什么名字？”她家原先房屋又窄又破，她爸最盼分到房屋，就高兴地说“她叫——分房、分房”。她的名字就这样定下了。

“你比我小一岁，土改前你应该已经入学读书了，怎么还没取名？”杨山林想了想说。

“土改前，我没入学读书，没取名。1950年上期，爸妈送我哥哥读书，却不送我读书，我闹呀哭呀的，后来天天跟哥哥一起到学校

去。上课时，我有时挤坐在哥哥的座位上，有时站在教室的后面，有时站在门边，那叫‘旁听’吧。直到土改后，我才正式入学读书。”柳芬芳说到这里，看杨山林两眼，接着又说，“其实，初小四年，我只旁听了一年半，正式读了一年，总共只读了两年半，可初小毕业时，我拿到了第一名。”柳芬芳说完，又看了杨山林一眼。

“你真不错，真是才女！”杨山林心有灵犀，看得懂柳芬芳的眼光，赞许地说。

听了杨山林的赞扬，柳芬芳不知道有多高兴。她低下头羞赧地说：“我是才女，你是什么？你比我强，你更是‘才郎’了。”

杨山林似乎领会到了一些什么，脸上有些烫。过了一会儿，他说：“好了，别说这些了。后来席老师怎么给你改了名？”

“就是席老师到我家劝我爸妈送我上初中那次。他对我爸妈说：‘给你女孩取个漂亮的名字吧，将‘分房’改作‘芬芳’好不好？’接着他又向我爸妈讲解了‘芬芳’的含义，爸妈齐声说好。后来，到学校报到注册时，席老师将我的名字改成‘芬芳’，向学校领导作了说明。就这么一回事。”柳芬芳说。

杨山林听了柳芬芳的说明，心潮翻滚，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席老师将你‘柳分房’改成‘柳芬芳’是痛恨土改分房吗？”

“当然不是。谁说席老师给我改名是痛恨土改、痛恨分房？”柳芬芳不知原委。

“谁说？就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曾浩说的。这，定了席老师一条罪状！”杨山林痛心地说。

柳芬芳气得不说话，过了好久，才忿忿地说：“那完全是牵强附会，无稽之谈！”

次日，杨山林仍似魂不附体，无心学习。傍晚，他独自在寝室里拉起二胡来了，他想拉拉琴，消消心中的苦闷。

3 5 | 6 1 | 2 1 2 | 6 1 5 5 | 3 6 5 1 | ……

他拉的是二胡名曲《良宵》。这个曲子难拉，他初学时，席老师





是手把手教的。现在，他一面拉，一面想起席老师那教人不倦的精神，心中更加痛苦。他拉不下去了，把琴收了起来，躺在床上，又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之中。突然，他想起那些“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的话，大为不安。他想到了他的当小学教师的堂兄杨山龙，决定立即写一封信给他（当时少有电话）。他听说中学整风反右后，小学就接着整风反右的。他要告诫他的堂兄杨山龙，千万不要“鸣放”上钩，要守口如瓶。

### 三

果然，没过多久，反右的旋风卷到了小学。茶林小学成立了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赵云轩，当时他还不是学校领导，因为他有两块金牌：党员、转业军人。他身材矮胖，常理平头。有人曾挖苦他，把他取了一个“桶子”的绰号，其义，一是形体有所似，二是饭量大，没学问，教书不行。后来，他知那含义了，大发脾气，骂人娘，就再没人敢公开叫这个绰号了。自此，他非常注意他的言行举止了，处处要显示出他是有学问的，比如说话，他爱卖关子，爱堆砌词藻，以显示他博学多闻。

上级的指示是整风反右运动必须年底结束，要拿着反右的捷报过新年。这天已是岁末 25 号，赵组长很是着急。晚餐后，他召开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当一位是校长一位是教导主任的两名组员坐定之后，赵组长扫了他们两眼，宣布开会。他干咳了两声，清好了嗓子，说：“这几天来，我们的工作顺利不顺利？很顺利。我们取得的成绩大不大？很大。”他停了停，十分神秘地小声说：“已经有四条蛇出洞了，我们的任务能完成了。”说了这句，他把声音加大了一倍，显得很坚决地说：“我们要超额完成任务！”他又停了下来，用目光扫视他的组员，又把声音放低说：“我们还要引出一条。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下一个目标是谁？告诉你俩，是出身伪职员加社会关系复杂的杨山龙。”